

年少歷盡坎坷 深耕青綠山水

# 謝宗君讓藝術走入民間



●謝宗君在個人工作室繪畫。 記者趙臣攝

青山含黛，碧水潺湲，田埂、村落、竹木、煙雨交織成江南獨特的景致。這般自然風物所流露的山林靜穆、鄉土質樸與人性本真，構成了安徽畫家謝宗君藝術創作的精神底色。深耕畫壇四十餘載，年少追夢，謝宗君歷經坎坷，筆耕不輟，在艱苦的生活中堅守熱愛；他創新青綠範式，將傳統技法與時代氣象熔於一爐；他把美術館免費向公眾開放至深夜，提倡藝術賦能城市公共文化，讓丹青走進煙火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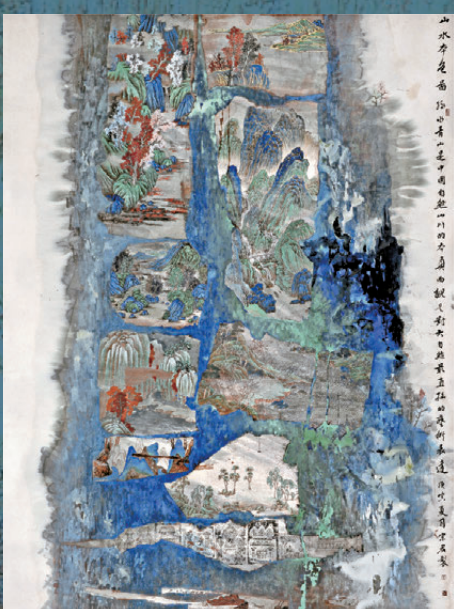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朱順傑 合肥報道



●謝宗君的個人工作室陳列了許多他的作品。 記者趙臣攝



●謝宗君《和諧世界》 受訪者供圖



●謝宗君《山水本色》 受訪者供圖

走進謝宗君位於安徽合肥青年創意田園的個人美術館，一幅幅青綠山水畫帶着鄉土芬芳與時代氣象撲面而來。「我們生於青山秀水之間，這份色彩承載着生態發展與綠色環保的時代理念，亦飽含着全人類心底對原生自然最真切的嚮往。」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謝宗君的語氣篤定而不失熱情。他認為，在中華民族文化自信不斷提振的今天，青綠山水正是彰顯中國精神、傳遞東方美學的絕佳載體。

### 苦難中尋人生方向

1971年，謝宗君生於安徽滁州市定遠縣西鄉的一個農家。家中姊妹兄弟共六人，他排行第四。鄉間勞作謀生的種種經歷，構成了他鮮活又難忘的童年記憶。「我從小學時，就打心底喜歡畫畫。」謝宗君回憶說，彼時鄉村師資匱乏，並無專業美術老師指點。他便搜集各類報紙，將刊印的圖畫一一剪下，黏貼成冊。日積月累，這本剪貼集就成了他最初的畫稿範本，也是他自學繪畫的全部資料。

然而命運並未因這份熱愛而格外眷顧他。1987年，十六歲的謝宗君初中畢業，遺憾與升學機會擦肩而過。懷揣着畫家夢，他帶上父親給的三十元（人民幣，下同）路費，隻身遠赴省城合肥闖蕩。初到異鄉，他嘗盡艱辛，最後在鐵軌旁一處廢棄工棚落腳。為謀生計，他進入汽車站食堂做雜工，繁重瑣碎的活無一不做。「那時候我不會砍豬腿骨，一刀下去不僅骨頭沒劈開，還傷到了手指。傷口縫合之後，如今這根手指依舊是歪斜的。」彼時他身形瘦弱，又接連因病接受兩次手術，從此再也無法承擔重體力勞作。

1988年，當地傢具廠李老闆得知他有繪畫功底，便邀其入職，為銷往東南亞的漆器傢具設計紋樣。也正是在這家工廠，謝宗君經

同事引薦，結識了新安畫派山水畫名家張仲平。「張仲平老師可以說是我藝術道路上的第一位引路人。」而在圖案設計上展露的才華，亦令謝宗君被合肥民間工藝廠廠長看中，對方以每月四百元的新資邀他入職。

就在前路看似安穩之時，恩師的一番話點醒了他。老師說：「小謝，你既沒有學歷，也沒有城市戶口……你年紀尚輕，還是要重回校園讀書深造。」在老師的勸勉與廠長的幫助下，謝宗君得以重返高中課堂。此後他順利成為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插班進修生，受業於浙派山水畫名家孔仲起、童中燾、卓鶴君等。求學杭州期間，他一邊承接絲綢公司的圖案設計工作，一邊如癡如醉鑽研畫藝，臨摹歷代名家傳世之作。陸儼少、沙孟海、劉國輝、吳山明等一眾藝術大師都曾親自授課點撥，為他的藝術之路築牢根基。

### 開創青綠範式

1993年11月5日，謝宗君在合肥·久留米友好美術館舉辦了首場個展。但畫展落幕，現實的困境再度襲來。彼時22歲的他沒有正式工作、沒有穩定收入，戶口也無處着落，巨大的落差讓他一度陷入窘境。然而他始終沒有放下畫筆。

功夫不負有心人，2000年前後，謝宗君在參與一次研討會時受到著名美術教育家、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蔣采蘋的垂青。那時蔣采蘋正負責開辦中國重彩畫高級研究班，便寫函邀請他來北京學習。就這樣，青年謝宗君帶着藝術夢北上京城，開啟了在中央美術學院的進修生涯。

正是在浙江美院和中央美院的系統學習中，謝宗君做出了影響一生的抉擇——投身青綠山水畫創作。謝宗君說，這一選擇與他對創作的理解有關：「畫作的創構，是使客觀景物作我主觀情思的象徵。我們人心中情

思起伏、波瀾變化，儀態萬千，不是一個固定的物象輪廓能夠如量表出，只有大自然的千變萬化，雲煙明晦，才足以表現我們胸襟裏蓬勃無盡的靈感氣韻。」

當被追問為何在山水諸流派中獨擇青綠一脈時，謝宗君說：「回望藝術史，青綠山水發軔於晉代，鼎盛於唐宋，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更是將其推至藝術頂峰，丹青華彩，氣象萬千。自元明起，青綠技法日漸式微。近代張大千以潑彩之法重振青綠，卻依舊難以改變其在現代藝術語境中日漸邊緣化的現狀，這一千年文脈亟待接續。」他結合個人經歷進一步說：「我學畫時正值改革開放，外來藝術思潮湧入，審美趨向多元，傳統青綠山水漸漸淡出大眾視野。出於由衷的熱愛與惋惜，同時受到陸儼少等先生的影響，我便立志終生鑽研青綠山水。」

如今，謝宗君將個人工作室搬到城市田園之間，傾力打造田園美術館，並堅持全年免費開放至深夜十點，冀打破時間與圈層的壁壘，「讓尋常百姓、市民遊客能夠隨時親近丹青之美，真正讓藝術下沉生活、浸潤人心。」與此同時，他的巨幅力作走進城市地標、融入公共空間。其中，耗時九個月完成的12米青綠長卷《山河壯麗圖》永久陳列於中央黨校，成為展現大國山河氣象的經典丹青範本。身為安徽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安徽省中國畫學會主席、安徽省工筆畫學會會長，他亦長期走進安徽師範大學、安徽大學、安徽藝術學院等高校，躬身講台傾授創作，指導青年、挖潛新銳。



●謝宗君《輝煌》 受訪者供圖

## 三元兩角壓歲錢 一本畫譜啟丹青

在謝宗君的藝術生涯中，有一件「寶貝」的分量不亞於任何名家真跡——那便是他少年時用壓歲錢買下的繁體版《芥子園畫譜》。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安徽定遠農村，少年謝宗君與繪畫唯一的聯結，來自兩個樸素的渠道：

一是收集黑白報紙上發表的圖畫；二是用過年攢下的三元兩角（人民幣，下同）壓歲錢，在新華書店買下那本繁體版《芥子園畫譜》。三元兩角，在當時的農村並非小數目，但謝宗君毫不猶豫。難題隨之而來——畫

譜是繁體字，一個初中生根本讀不懂。他便每天去找語文老師，請老師逐字教認、做註釋，前後花了整整兩年時間，最終將整本畫譜學完。

後來他進入浙江美術學院，得陸儼少等大師授課，臨摹歷代名作，但始終沒丟掉那本畫譜裏的東西。

## 青年陶瓷藝術家莫鎧靖 藉由3D打印 讓陶藝破格重生



●莫鎧靖不斷在技術與藝術上深耕發掘新意。



●老式CD機被轉化為陶瓷作品。

科技迭代從未停止，新技術不斷取代舊有產物，但被淘汰的舊科技、舊物件，往往承載着一代人的生活記憶與時代故事。當冰冷的數碼技術、精密的3D打印遇上千年歷史的傳統陶瓷工藝，並非新舊對立、取替淘汰，而是一場溫柔的共生與重生。

青年陶瓷藝術家莫鎧靖的創作靈感來自自然中複雜且有重複規律的形態。形態被繪成數碼圖像後，通過陶泥打印機轉化為器物。他於近期舉辦的個人展覽「凝形之器：殘餘姿態」，以陶瓷3D打印作為一種人為的地質過程，將已被淘汰的電子產品與日常物件轉化為類似化石的形態，透過掃描、打印、變形、塌陷與燒成，重新模擬物件在時間中被壓縮、沉積與礦化的過程。

遙控器、聽筒、鼠標、攝錄機等物件，曾經是人體感官與動作的延伸。它們讓手可以觸及遠方，讓耳朵接收遙遠的聲音，讓視線被機器記錄，讓身體透過按鍵與其他生命互動。當這些技術逐漸過時，消失的不只是物件本身的功能，也包括與它們相連的身體姿

態、使用習慣及感知方式，甚至連同衍生的關係及回憶也愈變模糊。

展覽由此出發，探索生物與機器、工具與身體、遠古過去與推測未來之間逐漸模糊的關係。若工具曾是身體的延伸，人工智能是否可以被視為感知與思考的進一步外化？當機器不再只是被人操作，而開始觀看、辨識、推測和生成，這些由人類製造的工具是否也開始形成自身理解世界的方式？

談及創作起點，創作者表示自己深受史前大石文物啟發，遠古物件得以長久保存，讓後人窺見原始生活樣貌。反觀現代社會，科技更新速度極快，舊電飯煲、收音機、舊電子設備等承載生活回憶的產物，隨着技術迭代被快速遺忘、淘汰。

莫鎧靖選擇陶瓷這一可保存千年的物料，將現代舊科技物件、生活記憶重塑為藝術品，如同製作「當代科技化石」。不同於數碼圖片的冰冷虛假，實體陶瓷作品能夠留存溫度、質感與時代痕跡，讓被迭代的科技與日常故事得以永久留存，實現科技記憶的藝

術化保存。

大眾普遍認為3D打印標準化、可複製，會消解傳統手工陶瓷的獨特性與價值，但莫鎧靖在多年實踐中驗證，二者是雙向成全的共生關係，而非對立關係。他說：「3D打印技術突破了傳統手工的局限，能夠打造人手難以實現的精密層次、立體結構與細緻紋理，解鎖陶瓷脫離實用器皿的雕塑屬性，讓傳統工藝擁有當代藝術的無限可能性。」

展覽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的本陶藝社舉行。JCCAC前身為石硤尾工廠大廈，曾聚集大量小型工場與家庭式輕工業。因此，展覽中的化石重新回到一個曾經製造、組裝、維修與加工日常物件的地方。這些被埋入地面及牆身之中的作品，像是從建築自身的工業記憶裏慢慢浮現。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老式遙控器變形為陶瓷作品。